

## 财经

年底还债别打信用卡的主意  
恶意透支“透支”的不仅是信用

■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郁菊红 王燕

银根紧缩。何强急得四处找人想办法弄钱——他办了一年多的小服装厂倒闭了,欠下十多万元的债务。年底了,债主催得越来越紧。

“你去多办几张信用卡吧,救救急应该没问题。”有朋友给何强出主意。何强摇摇头:“信用卡透支也是要还的,一时半会还不了,怎么办?”

然而,就在何强犹豫之前,有很多人已经打了信用卡透支应急的主意,但是有些结果很悲剧——到最后,他们透支了信用,还透支了自己的人身自由。

海盐县法院一份统计表明,到记者采访时,该院已经受理信用卡诈骗案件 13 起,其中绝大多数是“恶意透支”刑事案件,而去年和前年该院受理该类案件的数量是零。

## 企业主透支信用卡购买原材料

42 歲的孫某是嘉興南湖一家機械廠的業主。近日,孫某銀鐐入獄,因為“惡意透支”。

孫某的機械廠因經營不善陷入了困境,資金周轉不靈。他想到了信用卡透支。

從 2008 年 10 月開始,孫老板開始辦理信用卡以應急。至 2009 年 4 月,他以個人名義先後向中信銀行、中國銀行、中國建設銀行等 5 家銀行申請辦理了 5 張信用卡。

利用 5 張信用卡,孫老板玩起了“拆東牆補西牆”的把戲。但是持續了一段時

間後,孫老板的戲法玩不下去了,最後他總共欠下銀行透支款 5 萬餘元。

今年 7 月,因涉嫌信用卡詐騙罪,孫老板被抓獲。

被抓後,他坦言,透支的錢主要用于購買材料、歸還借款以及個人日常開支。

近日,海鹽法院判決認為,孫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,多次超過規定期限透支,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後仍不歸還,惡意透支共計 5597458 元,數額較大,其行為已構成信用卡詐騙罪。鑒于孫某歸案後認罪態度較好,法院酌情從輕處罰,判處其有期徒刑 2 年 6 個月,并處罰金 5 萬元。

预防信用卡犯罪  
是项系统工程

浙江財經學院法學院副院長李占榮對信用卡犯罪問題一直比較關注。他說,目前“惡意透支”信用卡主要表現有四類:一是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,短時間內持信用卡在特約商店、網點頻繁使用、取現,形成大量透支,再隱匿潛逃,對銀行催收置之不理;二是持卡人與他人合伙,在境外或异地惡意透支;三是持卡人和商店串通,通過假消費等方式,套取銀行的資金;四是持卡人與發卡銀行工作人員相勾結,利用信用卡進行惡意透支。

在超前消費等觀念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時,“惡意透支”這樣的信用卡犯罪愈演愈烈也就在所難免。“要預防這類犯罪,是項系統工程。”李占榮說。

“首先,很多人對信用卡存在認識上的模糊。”李占榮說,金融知識的缺乏和安全防範意識的淡薄,使得善意透支和惡意透支在人們的觀念中沒有了明確的界限。

但是觀念和認識的改變和提高,不僅僅是持卡人自己的事,金融機構、發卡組織都有責任。

招商銀行信用卡中心建議持卡人,要養成良好的用卡習慣:制訂每月的理性消費計劃;了解、記錄每月的消費情況;及時償還產生費用較高的款項,如逾期未繳款、取現等;了解循環利息、滯納金等收費標準;盡量留有一些可用額度,以備不時之需。

“信用卡犯罪已呈現出高智商、專業化以及集團作案等特點。部分犯罪分子甚至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,對金融法律、法規及信用卡的業務流程了如指掌。”李占榮認為,完善相關的預防和懲治此類犯罪的法律法規十分重要。比如,持卡人在申領信用卡時,金融機構等發卡組織應該如何嚴密發卡程序,把好第一道關口,這就十分重要。

李占榮說,我國刑法中並沒有對“信用卡”作明確界定,此前實務界、理論界一直在爭議是否把借記卡納入信用卡的範圍,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了有關立法解釋,才有了明確的答案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去年發布司法解釋對“惡意透支”進行明確後,此類案件一度出現猛增的現象。而這一切都表明,祇有當持卡人、發卡人、管理人對各自的權利義務、法律責任都有了明確的認識和界定,才能使信用卡刷得更安全、更放心。

## “恶意透支”成信用卡诈骗最常见形式

“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,騙取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。”海鹽縣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周明說,“惡意透支”就屬於信用卡詐騙的情形之一。

《刑法》第 196 條規定:惡意透支,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,數額較大的,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處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金;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,處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處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金;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,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,

并處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。

2009 年 12 月 15 日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《關於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,對“惡意透支”作出了具體的解釋: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,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,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後超過 3 個月仍不歸還的,應當認定為《刑法》第 196 條規定的‘惡意透支’。”

從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形看,相比使用

偽造的信用卡、使用作廢的信用卡、冒用他人的信用卡這 3 種情形,惡意透支在信用卡詐騙犯罪中顯得更普遍。

寧波的周大爺和陳阿姨都已經 70 歲了,從來都沒有接觸過信用卡,近來他們却對信用卡有了切膚之痛。周大爺的兒子因深陷賭博,透支了信用卡沒有還上,自己却玩起了失蹤,銀行幾經催討無果,起訴到法院。周大爺祇能咬咬牙,“子債父還”。同樣,陳阿姨則是每個月要替女婿還 500 元的信用卡透支款。

## 银行办卡前也应告知“风险”

“行為人一直覺得自己的行為不可能和犯罪扯上關係。”海鹽縣刑事審判庭庭長說。

周庭長從海鹽縣法院審理的惡意透支的信用卡詐騙案中發現,大部分被告是小型企業的經營者。當他們遇到資金周轉困難時,明知自己不可能在規定的期限內還款却大量透支。面對銀行的一再催討,他們更是抱着僥倖心理,能拖就拖,或改變聯系方式,逃避銀行催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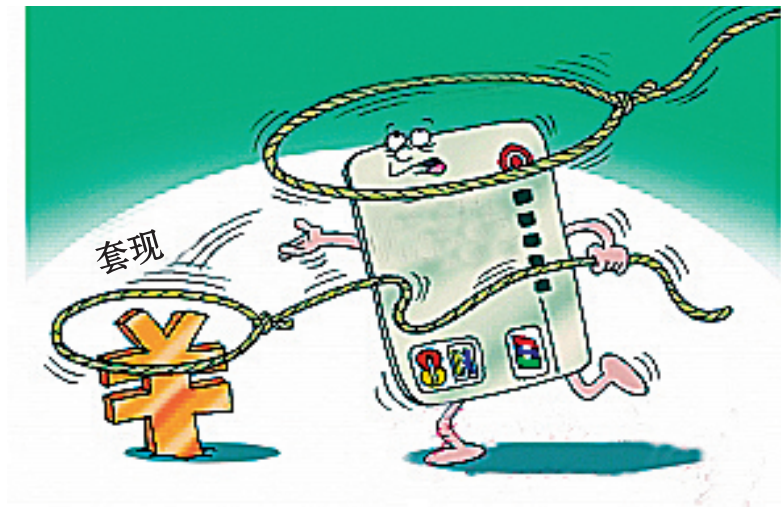
“銀行在發卡時,應該向信用卡申領人重點強調,如果惡意透支致使款項無法歸還的,將造成嚴重後果。”周庭長說。

換言之,許多人在申領信用卡時,對“惡意透支”的後果並沒有清晰的認識。當警方找到他們時,他們才恍然大悟,“原來這(惡意透支)也是要坐牢的!”最近在海鹽縣法院領刑的肖某說:“我以為等有錢還上就行了,最多(銀行)通過法院向我要錢。”

對於申請信用卡時,銀行對“惡意透支”的後果是否存在強調不夠的問題,銀行方面似乎諱莫如深。

記者採訪了招商銀行信用卡中心,他們並沒有直接給予回答。

即便是對於如何防範信用卡“惡意透支”的風險這樣的問題,招商銀行信用卡



中心的工作人員張繼洲也祇是宏觀地告訴記者:“我行已建立起‘事前——事中——事後’的完整風險過程管理體系,從信用卡的申請到使用均採取了專業防範手段。即通過‘事前嚴控推廣過程、事中差异化審核、事後交易動態監控’的過程管理,有效控制風險。”

毋庸諱言的是,有過辦卡經歷的人都

有同感,申領信用卡時,一般祇要出示相關證件,填寫一些必要的材料即可,並沒有“風險告知”這一環。

而信用卡使用途徑的增多,也給“惡意透支”提供了空間。有人就做起了幫“卡族”信用卡套現的生意。近來全省多個法院審理判決了多起此類非法經營案,其單案的套現金額多達四五千萬元。